



潮流前来的访客

十室十/著
thewits/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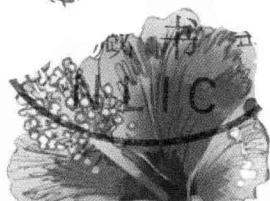
的访客

I'll Meet You
Back Then

潮流前来的访客

+ 空 + / 著
thewits / 绘

I'll Meet You
Back Then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溯流前来的访客/ +空+著;thewits绘.—长沙: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3.7
ISBN 978-7-5356-6264-4

I. ①溯… II. ①空… ②r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2399号

溯流前来的访客

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
Guangzhou Tianwen Gu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 Ltd.

著 者 +空+
绘 者 thewits
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
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出 版 人 李小山
出 品 人 刘恒伟

责任编辑 贺澧沙 陈雨虹
美术编辑 周贵斌
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开 本 889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 7.625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56-6264-4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(020) 38031526 传真: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

我愿意就这样，
用尽一生——
逆着时间追逐昨日的你。

I'll Meet You Back Then

溯流

前来的访客

透明的细线“啵”地一声断开，穿在线上的珍珠逐颗滑出，甩开长久束缚它们的丝线，掠过她散开的长发。珍珠产生获得自由的错觉，似乎不久便能躺回贝壳充满慈爱的怀中。

珍珠以为看见了海水撞碎在黑色礁石上舞起的浪花，但那其实是她层层叠叠的白色睡衣的群摆。

珍珠以为听见了海水在月光之下赶路脚步，但那其实是她尝试呼吸的声音。

珍珠以为尝到了海水苦涩的味道，但那其实是撒在地上的消毒水。

珍珠砸落在地上，倒不觉得痛，轻快地弹跳数次，转个身，去看曾经将它戴在身上的她。

她好像……坏了。

1988年7月31日

洛杉矶威尼斯区白色的闪闪发亮的沙滩上，落下一朵与沙颜色相同的山茶花。样貌二十岁上下、身穿象牙白连衣裙的金发女生盯着它看了会儿，将它捡拾起来，用发夹别在头发上。

两条街之外，他跑着。

尽量不造成大动静地奔跑，同时扫视经过街边的每个人，这位二十岁左右的男生的焦虑多过缠满周身的疲惫。

他看见了她。

他狠踏地面刹住车，从同她行走方向平行的街抄到她前边的一个街区，在一家杂货店门口等她。还没有缓上气来，离她已经只有五步的距离。他强止住喘气，抓抓头发。

“下午好。”

如果有镜子的话，他可能就不会急于向她打招呼了。奔波与缺眠令他看起来惨不忍睹。

她回过头，稍微停了一下，向他说下午好，然后往口袋里掏出什么。

她取出十美元，塞进他手里。

“吃顿好的吧，祝你今天过得愉快。”

男生张着嘴巴眨眨眼睛，猛地转向一旁的玻璃，看见了映照出的自己悲惨的模样。他轻轻喊了声老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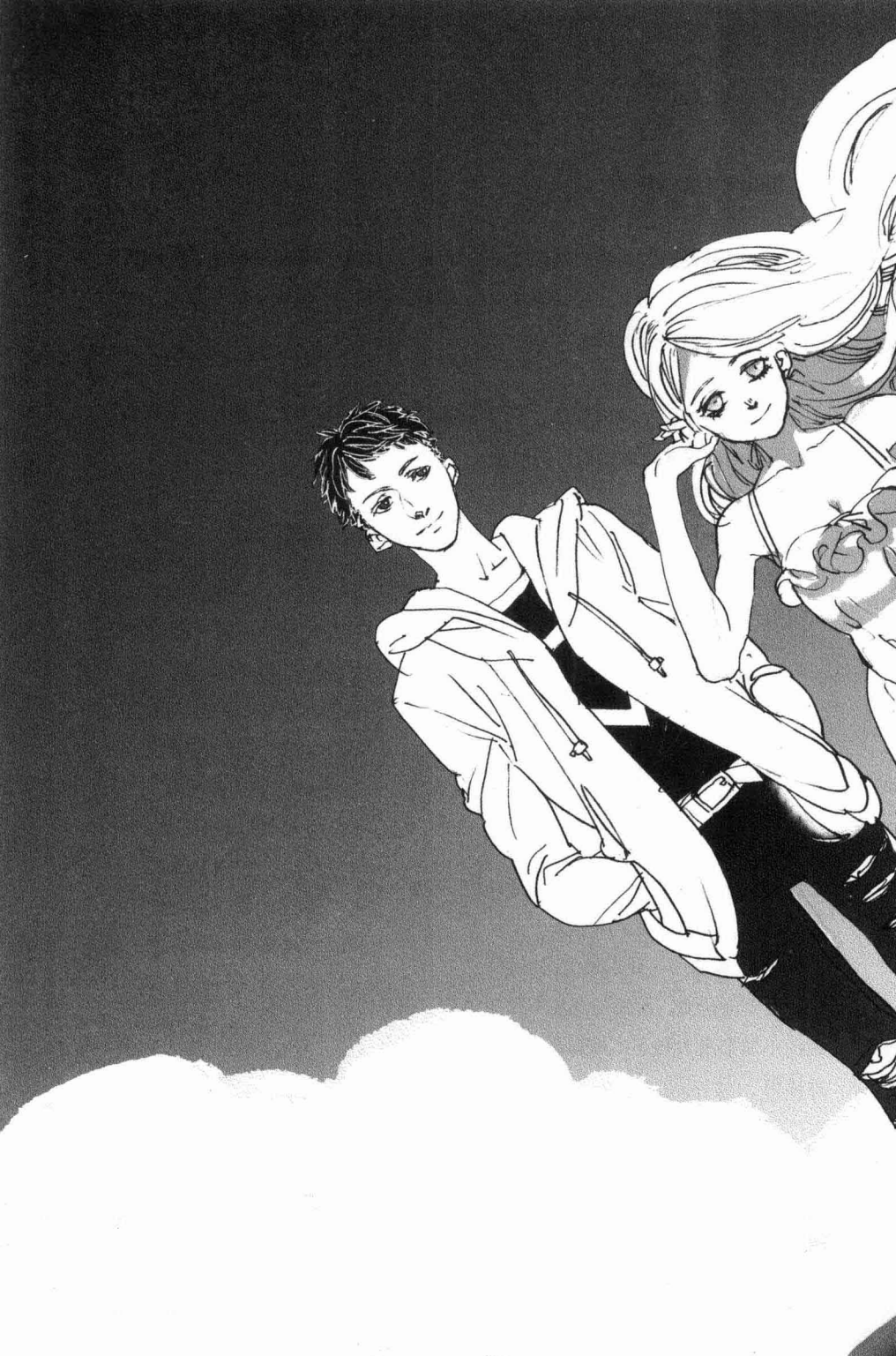
“慢、慢着……我不是流浪汉啊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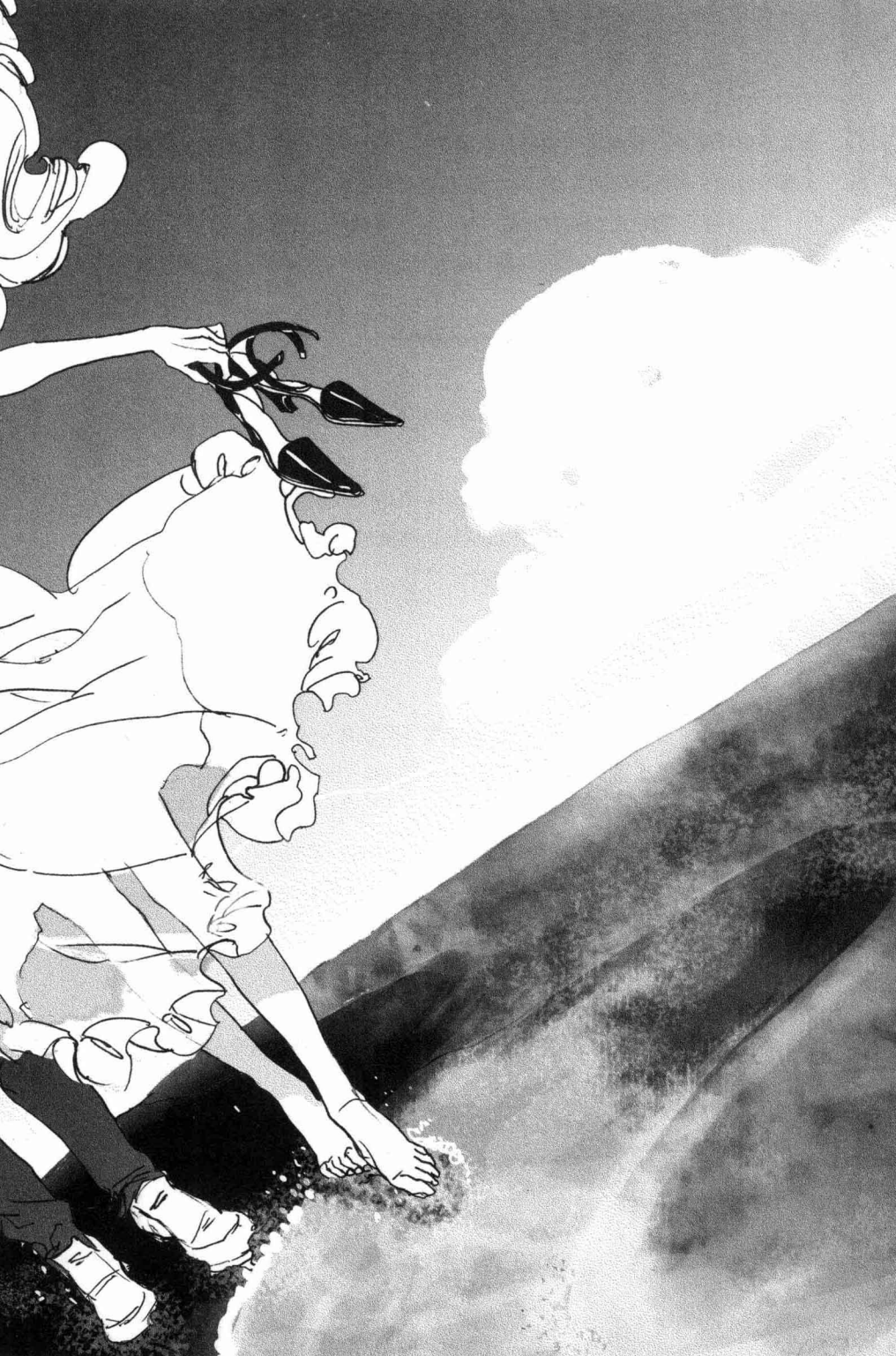
女生回过头，看见他既想哭又想笑却又拼死忍住了的表情。她意识到她说的不知是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的口音。捂住肚子弯下腰，她开始毫不留情地爆笑。

“抱、抱歉我、我……”她用手连续拍膝盖，啪啪地直响，他觉得那是他的自尊心在吃耳光。

他悲愤地将纸钞塞回她手里。“我本来是想向你问问路。”

“抱歉抱歉，我带你去附近转转算是补偿吧？”她边擦笑出来的眼泪边





继续发出扑哧声。“你要去看我最喜欢的一栋大房子吗？他们家门前的楼梯是大理石做的，白色的闪闪发亮。有一天我也能住进那种房子就好了。”

“你会的。”他往山顶的方向瞧一眼，看不见她所说的那栋房子，“不过我没有其他游客偷窥名人私宅的兴趣，除非你说的刚好是梅莉尔·斯特里普的家。”

“那其他游客剥光了晾在沙滩上的兴趣呢？”

“我会努力保持穿着衣服的。”

女孩领着男生往沙滩上走。绕过引来飞虫的冲上岸的海带，他们在轻抚沙地的水边停步。

男孩侧过脸看一眼女孩，她因为斜阳打在脸上而表情皱成一团，实在难说是动人，他却张着嘴巴忘记了本该从里边跑出来的下面一句话。

他向沙滩伸手摊开手掌，“要入座吗？”

“这里又没有座位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泄气地坐下。

“为什么坐？”

“因为——”男孩像教导对方正确发音口型般地一字一顿，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社交潜规则认为坐着比较方便人们彼此交流。”

“我可没说要和你‘交流’啊。”

“是哦，我都忘了，你今天的主题是单方面讥讽我来的。”

女孩咯咯地笑了。男孩感觉一阵心痛，赶紧用微笑加以掩饰。他先是向她伸出右手，然后换成左手。“我叫默林。我——”

女生没有回应握手的邀请，“你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吧？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女生指指他浑身上下乱糟糟的模样，意思是“这一路您迁徙得相当艰辛吧”。

默林笑笑。只是，像这样在女生身边笑令他有一点担心眼睛会变湿。

“猜对了。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。从地理角度上来说，是新西兰。”

“地理以外的角度呢？”

“2014年9月19日。”

女生皱起眉，这次，不是日晒的缘故。

“你是说你从……”她扳弄一会儿手指，“36年以后来的？像时间旅行的故事里那样？”

“26。你应该少逃些数学课。”他用手指在沙地上画个简易示意图，“而且我不是‘咻——’地一声过来的，而是一天一天倒退过来的。”

“花了26年来这里？你一共才活了多少年啊？”

“我活到47岁，之后就没有再增加年龄，准确地说是倒退了，所以才是你现在看见的这个模样。”

交谈中断的缝隙，由海浪反复徘徊于水与陆的边境线的声响填补。

女孩调整坐姿。

“在想象力丰富这点上，你还真是挺像流浪汉的。”

“我猜你很喜欢科幻故事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你要是刚好喜欢的话，我就可以给你讲我的故事了啊。”

“是哦，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让73岁看起来还那么年轻。”

逆流的第一天

“喂？你在哪里？什么？还在健身俱乐部？你忘记今天晚上要参加我招待市长的晚宴了吗。”

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用肩膀和侧脸夹着手机，边穿过家里的客厅边解领带。他的表情显得比语音更不满。

“什么？”

他停下解衬衫扣的动作，改用手来拿住电话。

“我出不来……怎么都找不到出口……”

电话另一头妻子的不安即使是在通过了远距离电波后，也依然清晰可辨。默林不解地皱起眉头。

“着火了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默林，我觉得是我……我突然找不到从更衣室出去的路了。”

“你在更衣室里迷路了？”

对方不答话，大概是冲电话点了点头。

“慢着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我记不得了。”

“你以前的恶作剧都比这个好玩的。”

“我也希望是恶作剧……”

“要是你现在的声音是装出来的，明天就改行去混好莱坞吧。”默林关上衣橱门，决定放弃替换礼服，“别担心，好不？唱个歌给自己听——别吓着别人就行。我马上就来。”

默林摔门离开，又折返回来。四下兜转了一会儿，找到和脱下的领带团在一起的车钥匙，小步跑着再度出门。

“先生，能请您出示您的会员证吗？”

被问话的人无视前台女生职业水准的微笑，径直往里走。

“女更衣室在哪里？”

默林并不是真的问，他知道这类问题——就好像“我是谁”的终极哲学问题一样——大概只能靠自己来找到答案。

前台女生的脸色不太好。她抓起电话，“保安！”

默林右拐，向女更衣室告示牌所指的方向走去。

“先生！”从另一侧的走廊快步向默林走近的，是大腹便便但能看到其脸上年轻时代战斗伤疤的保安，“先生，请你立即停下！”

默林不回头，从走廊玻璃的反射中他能看到对方逐步接近自己，他抬高一只手。

“我看上去像变态吗！”

“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在那套阿玛尼下面穿着粉红色的维多利亚秘密？”

“你来确认啊！”

默林自行行走轨道跃出，伸出脚绊倒试图从身后扑住他的保安。

他抬高左脚准备去踩倒地保安的脑袋，却又突然停下了。

“啊哦，我忘了。刚才来的路上我踩到口香糖了。”默林撇撇嘴，“抱歉啦。”

他重新抬高脚，往保安那铺着仅有的稀少头发的脑袋上踩去。

“知道我为什么不选你们这家健身俱乐部吗？”泄愤完毕，默林边重新开始往前走，边抚平袖子的褶皱，“因为我去的那家的搏击课像话多了。你们这鬼地方却只有勾引别人家老婆的健身教练！”

默林看到了更衣室的入口。

“在更衣室里的人都注意听了！”默林提高音量，“快点穿上衣服！”

女生的尖叫声在门被“砰”地推开的时候响起来，默林直视前方保持步速。

“抱歉，我警告过你们了。——亲爱的我来了，你在哪儿？”

更衣室某处传来低声吟唱。顺着声音拐个弯，默林看到背靠成排的储物柜坐在地上的妻子。

“你唱得太响了，我说了别吓着别人，”最没有资格教育别人避免制造公众不安的家伙俯下身，扶妻子起来，“你的东西放哪儿了？我们取完回家。”

妻子抬起手腕，给默林看套在上面的橡皮筋上的钥匙。“C76。可是我找不到C76在哪里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人都是会迷路的。”

他拍拍怀里微微发抖的人，然后领着她在一列列储物柜间寻找。更衣室里的其他女士早已纷纷逃亡。

“你看，C76。”他揉揉她的背，“把东西拿出来吧？”

她点点头，乖乖照做。一手捧着取出的东西，一手拉住默林的手。因为上次牵手已经是侏罗纪时代的事情了，他一时有些不习惯。

“你说想不起来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她摇摇头，跟着默林往外走。“我记得来这里，然后去游泳，再后面就……”

“认得我吗？”

“我打电话给你的啊。”

“我的全名？”

“默林·荷薄——我脑子没坏！”

“二加三是多少？”

“你就不能问难一点的吗？”

“你数学不好嘛。”他拨开她遮住额头的头发，没有找到任何撞击的痕迹。

“运动过量了？还是饿着肚子就跑来了？”

“我饿了……”

“饿了？好，我这就买东西给你吃。”

“今天是龙虾节。”

“……抱歉，我们可能没时间去吃龙虾。”

“先生，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路过前台时，接待的女孩看到一路闯进来的男人牵着的人缺乏血色的脸，露出担忧的表情。默林并不领情，无声地瞪她一眼。

听到骚动前来的健身教练穷追不舍：“我也想问这个问题！”

继而教练看到默林扶着的人是谁，表情迟疑了片刻。

默林认出来者，上下排牙齿互相摩擦煞车，才忍住了转身拿起前台的鼠标堵住他讲话的嘴的冲动。

“我不会在妻子面前揍你的。”

教练脸色变白一些，但出于本能的心理防御机制，还是喊了句“你敢”。

默林双手捂住妻子的耳朵。

“你以为我太太会是真心同你这种脑壳里也只有肌肉的货色交往吗！”

他松开手回头对妻子笑，改用柔软的语气。

“抱歉，岳父大人不喜欢我在你面前说脏话。”

离开健身俱乐部，可以听到街道尽头处迅速接近的警车鸣笛声。默林环住妻子躲进车里，踩动油门。

大约驾驶了十分钟，默林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门口停下车，他看看表。

“亲爱的，我们买个羊肉饼路上吃行吗？我把你送回家，然后必须去招待市长的晚宴了。”

副驾驶席上的人先是点头，看到默林打开车门出去，伸手拽住他的衣角。

默林重新探身进来。

“我去给你买吃的，两分钟就回来，好吗？这里不太能停车，你在这里等着。”

抓衣角的人不放手。

默林的脸抽搐一会儿，做了个深呼吸。

“嘿，外卖！”他站在车门边，冲店里正在看电视棒球直播的掌柜小伙子喊，“一份菲拉腓，送到这里来！”

小伙子困惑地抬起手，示意店里空着的座位。

“我残疾！”默林不耐烦地抓头发，“外卖！”

小伙子满脸“这样的客人还真新鲜，比咱店的肉还新鲜”的表情，一边不时瞅电视两眼，一边包起饼来。默林在车顶上直敲手指，努力吞下冲店员喊“快点”的冲动。小伙子终于来到车边，默林抓过包饼，往对方胸口按上一张10美元，钻进驾驶席。

“我以为你说你残疾？”

“我痊愈了。”

默林无视小伙子搭在车窗的手，踩一脚油门，在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叫声中离开了。

先前离开的时候默林忘记关上家里的灯，走进家门后习惯性地碰开关，反而把灯给熄了。他在黑暗之中咒骂了一句，重新将灯敲开。

他回头，看见妻子茫然的脸。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默林将眼睛眯小了一些。

“我们是一起回来的。我开车，把你从健身房接回来。”

“啊，”妻子做出夸张的恍然大悟的表情，“是的，我想起来了。我想起来了。”

默林别开头。

他认得妻子那种表情。那是聊天时，听到对方聊自己不懂的东西，却还点头附和说“我知道”的那种人的表情。他认识的妻子，并不该有这样的表情。

“你在家好好休息，我去招待市长，一结束就回来。明天我们去医院做下检查，好吗？”

“我不该和你一起去吗？”

“算了吧，就你这样，还是早点睡吧。”

“可我特地为晚宴买了新裙子啊。”

“穿着它睡觉吧。”

“也好，我随便弄点吃的吧。”

默林感觉到轻微的心悸。

“你……刚刚在车上吃过了。菲拉腓包饼。”

“哎？真的？”

“来，把鞋子脱了。”

默林蹲下帮她脱了鞋，然后将她抱起，一路走到卧室，将她在床上放下。他吻她。

“晚安。”

他向门走去。

“默林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的吻……确实是菲拉腓味的。”

昂贵的酒席，味道不比羊肉包饼强。

默林的注意力游离于与宾客的对话以及妻子的状况之间，味蕾采集到的信息来不及送到脑中，便被丢弃了。

脑壳里回荡着什么奇怪的声音，像是20年前刚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时，住在廉价的街区经常听到的修路声。被坐在左边的老友乔提醒，默林才意识到那是手机振动的声音。默林向周围的客人致歉，来到走廊里。

“亲爱的怎么了？你还好吧？”

“默林你在哪里？都这个时间了。”

“哎？我——”

“你今晚不是有招待市长的晚宴吗？还不出发来得及吗？”

默林眨眨眼睛。

“我正在……不，这事没关系了……我是说……”默林犹豫是该向对方解释她的状况，还是编造一个借口，继而想起无论哪种反正都会被忘掉，“总

之，这事已经被解决了，别担心。你休息一会儿，我过两小时左右就会回家了。”

默林如盯视无法解读的谜题般对手机屏幕上“通话结束”的提示发了一会呆，回到餐桌。他将手机搁在桌上，不时瞥两眼。

“默林。”

“嗯？”

默林转头去看乔。

“你刚喝的是我的酒杯。”

“噢抱歉。”默林条件反射地把酒杯推回。

“倒是不要紧，我刚才吃菜时不小心把芥末掉进去过了，所以也不打算喝了。”

“所以这是我眼睛里全是水的原因？”

“你觉得是什么原因？”

默林用餐巾擦把眼睛，呼口气。“乔，我记得你学过医？”

“三个硕士文凭里确实有一个。”

“铃她……今天去健身房之后，出现了一点记忆障碍。一会儿之前的事情都想不起来。”

“运动损伤，营养缺失，空气质量，低血糖，过敏……可能的原因很多，一般都是短时现象，不用太担心。不过安全起见，还是看看医生吧。”乔示意服务员换个酒杯，“也许是压力大？上次在派对上见到她，她说眼下最主要的单可能会被人给抢走了？”

“她这样说过？”

“没跟你说过？”

“我们不太……”

默林将视线挪到盘子里，用刀持续切割早已切开的鱼排。坐在右侧的市长向他搭话，他于是转过头去。

餐宴的事务商讨相当顺利，到家时间远比默林预料的要晚些。

他想象自己是位盗贼，尽量不出声地打开家门。厨房的灯还亮着，但没有声响。他小声脱下鞋，往卧室的方向走，她不在。

“不睡觉的话，症状是不会减轻的噢！”

喊声被无视。

默林前去厨房查看，看到倒在地上的妻子。

同样躺在地板的，还有一只摔碎的茶杯，一串散了的珍珠项链。厨房台面上有一只量杯。

默林听到的，则是体内某件别的东西碎掉的声音。

默林抱起已经没有呼吸的妻子送往医院的过程，像是夜里意识朦胧却没有陷入深眠的感觉。能对外界作出反应，然而反应不精准。脑袋里边有思绪，却又不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。时间似乎流动得很慢，转眼却又消失不见。

还没有来得及理解医生摇头的意思是什么，前来调查的警官先生又加重了默林脑中的杂音。

默林看到问自己话的警官揉了揉睛明穴。

他看上去很累。默林开小差地这么想。

“先生，您当时在哪里？”

我在哪里？我应该在她的身边。

“先生，您最后一次见到她时，她的状况如何？”

她说我的吻是菲拉腓味的。

“先生，您的太太此前表现出过自杀倾向吗？”

默林抬起眼睛，盯视警官。

“自杀？”

“如果不是自杀的话……要知道，量杯上只有你和她的指纹。”

默林睁大眼睛。

“我们听说，今天傍晚您将妻子强行从健身俱乐部带出，然后她没有出席计划中的晚宴？”

“强行带出？我只是帮助她出来而已！”

“你闯进了女更衣室。”

“因为她自己出不来！”

“一个成年人出不了更衣室？”警察先生的笑点似乎相当低，美味地大笑了一番，“她好像是自己开车穿越城市去到健身俱乐部的吧？”